

参考资料

# 德国快讯

2019年第23期·总第743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

## 本期内容

PISA 测试结果出炉：好成绩通常与社会出身有关

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冯德莱恩的首次出访：目的地——非洲

社民党的转变

社民党告别哈茨法案

基民盟主席驳回社民党有关气候保护问题的提议

默克尔承诺给予农民更多的对话与协商机会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年11月25日~12月10日）

## PISA 测试结果出炉：好成绩通常与社会出身有关

《时代》周报 12 月 3 日 德国青少年的考试成绩进一步下降。但在最近的一次 PISA 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他们的成绩仍然高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针对 PISA 测试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德国中小学生在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方面的成绩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他们的阅读成绩也出现了小幅倒退，尽管从数据看来这一变化并不明显。

这项研究指出，虽然参加测试的 15 岁德国学生的成绩仍然高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但德国学生至少在两门学科的成绩和同龄的法国、挪威、澳大利亚与美国学生不分高下。然而也有一些学生成绩更佳的国家地区，例如爱沙尼亚、芬兰、香港、新西兰、波兰与新加坡。

此外，在这次测试中，学生的平均成绩也有所下滑。尤其是“下游”学生的成绩变得更加糟糕。而自 2000 年这项研究开始以来，这一数值原本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是好成绩与社会出身之间的相关性。这在今年的“重头戏”——学生的阅读能力方面尤为凸显：“寒门”学生在阅读方面的成绩远差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而后者往往更加重视教育。在参加本次测试的学生中，家境优越的前 25% 的学生与同等数量的家境最为贫寒的学生在阅读方面的成绩相差 113 分。相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阅读成绩为 89 分。这也反映出，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劣对各国年轻一代的教育及其未来的发展影响巨大。而在德国，更是如此。德国社会的这一势头早在第一次的 PISA 测试中就有所体现。但在经年累月中，这一势头逐渐消减。

在德国，出身低微的学生往往具有移民背景。在 PISA 研究中，只有父母双方皆不在德国出生的学生才被算作“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一类。自 2009 年起，这一数值从 18% 上升到了 22%，共增长了 4 个百分点。但根据德国的计算方式，只要父母双方中有一人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出生，那么就算作此类。若以这种方式计算，这一数值早已从 2000 年的 22% 增加到 36%。

在阅读能力方面，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与具有“纯正德国血统”的学生的成绩相差 63 分。这大概相当于两个学年的知识水平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都被自动归入“差生”之列：他们中有 16% 的学生在 PISA 测试中获得高分，而这也符合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在所有参加测试的“寒门”学生中，共有 10% 的人取得佳绩。

测试结果还存在性别差异：所有国家的女生在阅读方面的平均成绩均超男生 30 分有余。但在德国，这个差距相对较小，具体差值为 26 分。相反，男生在数学方面的平均成绩高于女生。但这一优势在总体测试结果上却并不明显。其次，二者在科学素养方面不分伯仲。但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从性别差异减小来看，男生的总体成绩较往年有所下降。

当成绩优异的学生被问及之后的职业抱负时，得出的结果一如既往：尽管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上表现优异的学生中，有近 25% 的人想成为工程师或者自然科学家，但在女生群体中，抱着这种想法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 8%。

PISA 研究证实，总的来说，青少年的职业理想并不远大，甚至常常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匹配。许多学生在调查中表示，他们之后想接受职业教育。此外，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进入大学就读。出身“寒门”的学生更常抱着这种想法。他们很少认为自己将来可以获得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并进入大学就读。

除职业抱负以外，这些学生还被问及了学校的氛围。不足四分之一（23%）的受访者表示经常遭受骚扰与欺凌，这一情况自上次 PISA 研究以来并无显著改善。这个数据也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值相吻合。同时也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其所就读学校的凝聚力很强。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竞争对他们的校园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以上数据显示，德国学校的氛围稍好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仅 62% 的学生提及了合作，另有 50% 的学生提到了相互间的激烈竞争）。最后，大概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学生表示在学校有孤独感——而其他国家的这一平均值为 16%。

## 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冯德莱恩的首次出访：目的地——非洲

*《明镜》周刊 12 月 7 日*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首次出访欧盟以外的地区。然而，她的目光所及并非美国，而是埃塞俄比亚。她的这次出访透露了一个信号。

冯德莱恩根本不会把“迁移”一词挂在嘴边。这个词语只会让人们联想到地中海地区那些被阻挡和死去的难民。在双方之前的会面中，它早已被定义为怒火与过往争论的代名词。

冯德莱恩眼下想谈论的并非这些问题，而是机遇。因此，她更愿意谈谈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或表扬非洲部分国家出现的发展新景象。“非洲是我信赖的伙伴”，她说道。听及此，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乍得外交部长穆萨·法基（Moussa Faki）在一旁露出满意

的微笑。

距冯德莱恩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已近一周时间。现在，她想借“新官上任”的势头推动欧盟与非洲的关系。她此次出访埃塞俄比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安排欧洲之外的初次访问时，总将目光锁定到美国或是某次大型峰会。冯德莱恩却选择了出访与欧洲相邻的非洲大陆。

毋庸置疑，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如果说非洲大陆上有哪个国家近几个月来好事不断，那一定非埃塞俄比亚莫属。在穆萨·法基的陪同下，冯德莱恩此行与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祖德（Sahle-Work Zewde）和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进行了会面。

每场会面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对于擅长公共外交的冯德莱恩和她的同伴而言，他们不会放过对此的大肆宣扬。尽管非洲联盟在权限和权利上无法同欧盟委员会相提并论，但这个由 55 个非洲成员国组成的联盟却是跨国合作的一个有力象征。

再者，埃塞俄比亚总统沃克·祖德是目前非洲各国领导人中唯一的女性，冯德莱恩也是欧盟委员会史上首位女主席。就这方面而言，她们二者存在共同点。

接着便是与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的会面。巧合的是，阿比将于下周二接受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嘉奖。即使困难重重，他却成功解决了与邻国厄立特里亚长达数十年的边境冲突。欧盟外交官认为，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地区目前经历的这场转变足以与三十年前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柏林墙倒塌”事件相提并论。

冯德莱恩在周六中午会见阿比时说道“恭喜您荣获诺贝尔奖！”阿比带冯德莱恩到其总理府旁的一处公园漫步。冯德莱恩表示，她此行的目的，就在于倾听。

而对于周五夜里前来并将于周六晚间返程的冯德莱恩而言，她此行的时间并不多。她甚至没为此行制定一份完整的计划。冯德莱恩表示，她想要弄清楚，在以往敲定的双边政策中，有哪些政策得以落实，哪些最终落空。她在与总统的会面之后说道：“我们想把那些切实落实到行动上的政策和仅仅止于纸上的政策区分开。”

冯德莱恩计划在三月中旬递交一份新的“欧盟-非洲战略”。紧接着，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于今年十月参加布鲁塞尔的大型欧盟-非洲峰会。

所有的一切听上去都像是一次突破，但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冯德莱恩此次出访之前，欧盟近年来在对非事务上也并不缺乏善意和明智的战略。但尽管如此，欧盟在履行之前在象牙海岸非洲峰会上发表的财政承诺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其各个成员国。

值得注意的是，对非洲之角地区感兴趣者早已不仅限于欧洲大陆。虽然欧盟在对非

贸易额、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方面仍遥遥领先于美国、俄罗斯、中国与海湾地区的各个国家，但这些国家的对非影响力目前看来也在不断增强。

相比之下，冯德莱恩与其领导的“地缘政治委员会”此行绝非仅仅为了发射一个信号。人们可以解读为：欧洲意欲展现它的实力。这次非洲行也是如此。他们此行为亚的斯亚贝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1亿欧元的经济改革资金，5000万欧元的医疗卫生资金等等。

按照冯德莱恩的愿景，她的这次短暂访问应标志着欧盟新非洲政策的开端。因此，将其安排在她上任初期是再好不过的。

## 社民党的转变

《法兰克福汇报》12月7日 对于社民党而言，此次在柏林召开的全国党代会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在这次党代会上，社民党最终凭借“社会福利新国家”这个新概念告别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施罗德时期。

赋予社民党此次党代会“历史性意义”的并不仅仅是它的人事任命。困扰社民党上一任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多时的问题终于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社民党决定告别以往在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前总理府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和社民党秘书长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下推行的“社会福利国家”概念。在如今的社民党人眼里，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国家”早已蒙上“冷漠”的面纱。但他们在之前的党代会上却总是视其为“丰功伟绩”。

在萨斯基娅·艾斯肯（Saskia Esken）和诺伯特·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本周五上任之前，社民党主席一职原本由副主席玛露·德莱尔（Malu Dreyer）临时担任。德莱尔在周五早上表示，社民党正在通过对“社会福利国家”这一概念的重新构想展现其自我革新的能力。“这正是我们所设想的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核心不再是“哈茨法案”，而是一项被冠以“公民金”之名的新的救助政策。周六党代会所讨论的一份议案中指出，“‘公民金’是对一个富有同理心、支持并贴近公民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新诠释”。或者人们可以引用纳勒斯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哈茨法案’抛在身后”。

按照社民党的愿景，如果人们放弃失业救助金（失业金1）并转而领取基本救助金

(失业金 2)，那么他们理应享受比以往更好的待遇。至少他们的财产和房屋面积在两年内不应该接受审查。此外，对于自用房产的保护也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联邦劳工部长海尔(Hubertus Heil)自本周五起接任社民党新一任副主席一职。他在党代会上表示，住房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占据人们开支的一大部分，这使劳动者们深受困扰。“这绝非正确的道路。”

紧接着社民党旁敲侧击地提及了联邦宪法法院就“哈茨”制裁所下达的判决。在周六的辩论中，“制裁”一词可谓关键。一份议案中指出，“公民金”是公民理应享有的一项社会权，而它的前提在于，“人们对社会福利国家有需求，但绝不会因此而滥用它”。不合情理且有损尊严的制裁手段理应被废除。相反，人们应该更多地采取激励、帮助与鼓舞等手段。早在这次党代会之前，有关“在人们拒绝履行所有协助义务时政策的不可实施性”的讨论就已经成为社民党内部争论的核心话题。社民党议案委员会最终一致同意“对拒绝履行义务的人们施加一定的惩罚”，但正如联邦宪法法院不久前通过的决议所规定，必须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标准。但尽管如此，关于废除所有制裁的提议却曾多次回荡在此次党代会现场。

德莱尔表示，在对制裁手段的限制下，国家不再站在失业者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海尔对与会代表强调，必须摒弃削减超过 30%的救助金的想法。在他看来，社民党想在这场争论中凭借“社会福利国家”概念走一条介于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一方面，有人指责长期失业者为懒人，认为他们没有进行工作的意愿（主要以自民党为代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协助义务本身便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这里指的主要是左翼政党）。“这两个极端都需要被消除。”

此外，海尔警告人们不要采取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政策，而这恰恰正是左翼政党和绿党的观点。工作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它还具备解放“人”的力量。因此，社民党认为，对失业者重回职场的鼓舞必须被置于首位。“这也正是我们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在”。但在“社会福利新国家”的议案中，对此的描述只有以下寥寥几句：“保障贯彻终生的稳定收入和更高的时间自主性是我们共同的关切所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有关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

相反，社民党正致力于对“工作权”的重新定义。相较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自主权”概念，人们现在所提倡的是“自我决策权”和“参与权”。而前者也被社民党称作利己主义。议案中指出，“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个人自由发展和进行自主生活的前提”。在数字化程度日益升高的工作环境中，这个想法贯穿了所有关于新的就业形式

（例如独立工作者）及其劳资关系和（便于家庭的）工时设置的讨论。

鉴于“自我决策权”和“自主权”之间的区别，社民党要求取消“2010 议程”中有关“低收入领域”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说法在阻碍人们自主生活的同时，还加剧了贫困（尤指老年时期）。就此而言，“最低工资”的设定无疑是一剂良药。议案更称其为一次量变。社民党的目标是在将来把最低工资提高到 12 欧元每小时。这不仅是社民党中期结算的重要一环，更事关联盟未来的发展。

当然，此次党代会也不乏针对“最低工资”的批评声。社民党新一届副主席安科·雷林格 (Anke Rehlinger) 认为，由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将有损劳资双方的自主性。但支持者却并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相反，他们反驳道，“‘最低工资’仅仅起到一个最低标准的衡量作用”。劳资关系、劳资协定的普适性和自我决策能力都需得到加强。

社民党真会因此放弃他们的最新成果吗？在“2010 议程”的推动下，劳动和社会公平党最终分裂并与左翼政党合并。而在多年的努力之后，社民党终于借着向“社会福利新国家”的转变承认，当初的那些“叛离”在如今的他们眼里并非完全错误的决定。即使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存在较大分歧（例如海尔所暗示的“两个极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左翼政党正因此经历新的转变。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左翼政党在过去十五年来一直坚信的一点是：他们还能做得更多。

## 社民党告别哈茨法案

*《南德意志报》12月7日* 绝大多数的发言人所针对的对象都是在场的听众，但人们当然也能另辟蹊径。“我在此向那些多年以来在我们的工作之下苦不堪言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一位发言人这样开始他的发言。按照规定，他享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尽管耗时许久，但我们最终做到了。你们再思考一下。”社民党是否还会有参加下一届竞选的可能性？

这是社民党此次在柏林召开的全国党代会的第二天。前一天，诺伯特·瓦尔特-博尔扬斯 (Norbert Walter-Borjans) 和萨斯基娅·艾斯肯 (Saskia Esken) 共同当选社民党新一任党主席。而这一天也完美契合了此次党代会的标语：“进入新时代。” (“In die neue Zeit”) 这一天的的重要性还在于，选民们最终不再关心由谁担任社民党的领导者。他们感兴趣的是，社民党在新一届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取得哪些成就。

听起来很抽象？但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哈茨法案”，精简覆盖了“哈茨法案”的“《德国社会法典第二册》”，并“推动 21 世纪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一位发言

人接着上一位发言人说道。还有人呼喊道：“这是一场救赎！”德国佛尔沙研究中心(Forsa)上午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民党目前的得票率仅为 11%。

事实上，这个概念完全颠覆了社民党的政策。这一概念旨在改善那些仅能解决温饱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并消除失业者的恐慌，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原因而失业。签订劳资协定的企业要提前做好面对新税收政策的准备：最低工资将上升至 12 欧元每小时。按照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玛露·德莱尔 (Malu Dreyer) 的说法，这个数额可以保证人们的月收入足以避免其在老年时依靠基本救助金过活。

这个概念指出，国家应该以名为“公民金”的救助金取代“哈茨法案”。但其对于“公民金”的数额却并未加以说明。德国劳工部部长胡贝图斯·海尔 (Hubertus Heil) 表示，重要的“并非社会救助金的数额，而是帮助人们从苦难中脱身”。我们要鼓励人们，而绝非令其气馁，至少不应再让他们感到恐慌。此外，这一概念的基本设想是：“人们对社会福利国家有需求，但绝不会因此而滥用它。”对于那些领取“公民金”的人们来说，其资产和房屋面积在最初两年内不应受到审查。想要弥补职业教育的人们也应得到资金救助。他们甚至应当享有这项权利。想要继续接受教育的人们每月也应获得相应的津贴。“社民党绝不能割裂与劳工的关系”，海尔这样说道。这并非意味着社民党一直以来始终贯彻了这一点。然而，它的理念却经由这种方式部分被人们所感知。

600 位代表就此谈论了将近四个小时，期间只因选举理事会的 24 位成员而中断过一次讨论。外交部部长海科·马斯 (Heiko Maas) 实际上需要经过两轮投票才能进入理事会。萨克森州州长马丁·杜立希 (Martin Dulig) 和前国务部长艾丹·厄兹古茨 (Aydan Özoğuz) 也是如此。只有来自图林根州的克里斯多夫·马奇 (Christoph Matschie) 在第二轮投票中落败。这一后果是，图林根州无一人进入社民党联邦理事会。

超过 30 位代表想要就此发表言论：他们或对这一概念赞不绝口，或想进一步提出更多的要求。后者主要包括社民党青年团成员和左翼人士（个别人同属于这两类）。一旦目前的“哈茨法案”领取者与将来的“公民金”领取者拒绝履行其应尽的协助义务，他们将利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撤销针对这些人的所有制裁。青年团的一位成员表示，撤销制裁以外的所有措施都只是一种“惯用的妥协手段”，而这些手段也只得到了支持施加制裁人士的肯定。海尔和库内特 (Kevin Kühnert) 召开了一次例行会议，摄影师获批在旁进行拍摄。在会议的最后，他们二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允许采取制裁手段，但“人们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上的最低标准必须时刻得到保障”。

目前尚无法律、经济学家或贫困问题的研究者对这一最低标准下过定义。但这一标



准有助于社民党的和睦。可是没有人清楚，这种和睦将持续多久。“这周比我们预想的好”，某位任职多年的州长这样说道。他的心情也在这句话中得以一窥。这个概念得到了一致通过，与会代表为此欢呼。掌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就连瓦尔特-博尔扬斯和艾斯肯前一天当选社民党主席时，也未获得如此热烈的掌声。

这一概念能让社民党获得更多的支持吗？它能把社民党从最新民调显示的 11% 的最低支持率中解救出来吗？目前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救赎，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提议。可想而知，联盟党并不会在周一欣然通过这一方案。海尔表示，“我们想借此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已经决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 基民盟主席驳回社民党有关气候保护问题的提议

*《时代》周报* 12月7日 社民党想要进一步加强“气候一揽子计划”。与此相反，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却坚持目前已达成一致的气候方案。她表示，“我们不能再从零开始”。

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不愿与社民党就“气候一揽子计划”重新开展协商。“我们早在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中与社民党达成共识”，她对德国《星期日图片报》的记者如是说道，“双方已就此协商多时”。

由萨斯基娅·艾斯肯和诺贝特·瓦尔特-博尔扬斯组成的新一届社民党领导班子在党代会上提出，要继续加强现有的气候方案。此外，他们还想在圣诞节前与联盟党就此进行谈话。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驳回了这一提议，联邦参议院眼下已启动调解程序。“我们不能再从零开始”。她指出，“此事已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社民党还希望摆脱“黑零”政策的严格规定，启动一项新的投资方案。而这一主张也遭到了卡伦鲍尔的强烈反对。“气候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资金”，她在接受《星期日图片报》采访时表示，“在‘中小学数字协定’等项目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在我们仍需驻足的领域继续背负数亿的债务，这一做法毫无任何意义可言”。

卡伦鲍尔强调道，如果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那么联盟党将不再实施其在基本养老金问题上作出的妥协。她表示，“最近在基本养老金问题上艰难取得的妥协方案是联邦政府与议会大多数的一项共同方案”。

《基本养老金法案》进入联邦议院的前提是，人们可以确保这个联合政府在将来也依然存在。卡伦鲍尔认为，这并不是“勒索”。她说道：“这个观点十分普遍，就连联盟委员会也持这一观点。”

而在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驳回新一届社民党领导人提议的同时，其党内伙伴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对社民党提出了严厉批评。曾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的他在出席基民盟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召开的一次小型党代会时表示，“社民党正处于扼杀其人民党身份的最后阶段”。

默茨指出，社民党人过于关注自身，而忽视了联邦政府所面临的各大挑战。“他们还身处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环境的现实生活中吗？”他向马格德堡市的代表们问道。“当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大党中出现以凯文·库内特为首的自助团体时，我们必须问自己，联合政府还能持续多久？”

同样地，青年联盟也反对重新展开有关联盟协议的谈判。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在一份议案中写道：“对青年政党的进一步妥协等同于违背选民意愿。”虽然社民党表面上看来正力图推动重新谈判，但它实际上却想退出联合政府。“青年联盟不应出于对重新选举的担忧而令自己身处濒临末路的社民党压力之下。”

尤其是这还可能导致“黑零”政策的瓦解。该政策规定，财政预算必须保持平衡。此外，青年联盟还坚决反对社民党“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 12 欧元每小时，高速公路普遍限速 130 公里每小时与提供额外的儿童基本保障金”的要求。相反，联盟党应致力于在联邦政府内部发起一项“勤劳者议程”，例如通过社会保险税的覆盖等。

社民党青年团主席凯文·库内特自周五起担任社民党副主席一职。尽管他总是与联盟党唱反调，但他眼下仍希望继续与联盟党的合作。他认为社民党在其党代会上通过的福利国家概念并不意味着与联盟党合作关系的割裂。

“无论人们现在是否喜欢大联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与联盟党间存在着协议关系”，库内特说道。“而且我认为，人们也不应该以‘勒索’作为谈判手段”。社民党在通过这个新概念时，并没有期待它“在两个月后成为一项政府政策”。这个概念中的绝大多数观点将成为社民党下一次参加竞选的主张。

库内特表示，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将基本养老金作为延续大联合政府的谈判筹码。“我们不想采取相同的手段进行回应或利用某些话题迫使她做出让步。这并非合作之道。”

## 默克尔承诺给予农民更多的对话与协商机会

《时代》周报 12 月 2 日 约 40 个协会应邀参加了在联邦总理府举行的农业峰会。联邦总理默克尔在会上对国内农业表示高度赞赏，并宣布将召开众多的对话论坛。

上周，柏林市政区的交通在来自全德各地的农民举行的“拖拉机抗议”活动之下陷入瘫痪。德国总理默克尔（基民盟）日前在参加农业峰会时接见了约 40 个农业组织的行业代表。此外，默克尔承诺将把农业纳入自然与气候保护的进一步规范中。她还强调，农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必须在许多领域寻找新的答案。出席此次峰会的有各个农业协会的代表，其中包括传统农业与生态农业的代表，养蜂协会、农村妇女协会和“土地创造联系”活动(Landschaft Verbindung)的代表。该活动号召全德农民进行“拖拉机抗议”，通过示威游行反对“农业一揽子计划”。这项计划对除草剂与杀虫剂的使用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并提议加强肥料法规以保护地下水。然而，这些措施遭到了许多农民的批评。尤其是其将来不再按照土地面积，而是通过环境项目发放对许多农业企业而言至关重要的农业补贴的计划引发了众怒。许多农民认为，这对其企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生存威胁。

默克尔宣布，明年将就农民的社会期望开展一次大型对话，其中包括对饱受争议的食品的廉价供应这一问题的讨论。然而，默克尔在已被采纳的环保措施上态度坚定。她提到了物种灭绝。虽然这个问题“并非由农民一手造成”，但农民毋庸置疑也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默克尔称气候保护为人们“共同关切”的一个话题。农民群体自然也是必须创收的一个经济群体。但人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想要生产区域性农产品，并拥有德国自己的农业经济。这意味着，我们的农业经济必须着眼于未来”，默克尔解释道。

德国农业部长朱莉娅·克洛克纳 (Julia Klöckner, 基民盟) 表示，农业经济这一话题应重新赢得社会的关注。在峰会结束之后，她宣布明年将召开多次论坛：同商务部的一次将主要涉及超市肉类、香肠与奶产品定价问题；此外，还有同消费者保护人士、环保人士的对话论坛。此外，文化部部长也要注意不要在中小学传播过于浪漫主义的农业经济观。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与会者的反应各不相同。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 (Joachim Rukwid) 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并提议重新开展有关昆虫保护行动的讨论。然而，奶农乌苏拉 (Ursula Trede) 却表示，“这场风波将迅速蔓延至企业”。乌苏拉曾在场电视竞选节目中与默克尔对话，并在去年邀请后者参观其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处农场。

环保协会和社民党要求开展一次参与面更广的对话。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副主席马蒂亚斯 (Matthias Miersch) 表示，德国煤炭退出委员会证实，即使是在一些有争议的

话题上，人们也可以均衡利益，进而达成一项有建设性的妥协方案。这在农业方面也是必要手段。

## 德国近期大事记（2019年11月25日~12月10日）

11月26日 在“土地创造联系”运动的号召下，从全德各地赶赴而来的德国农民把5000多台拖拉机开到了柏林勃兰登门下。针对德国最新农业政策，德国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联邦政府计划将“农业一揽子计划”付诸实施。该计划对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等物质的使用制定了更加严苛的规范，引发了农民的强烈愤怒。

11月27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院的辩论中敦促欧洲人对中国采取共同路线，同时警告不要孤立北京。德国需要和欧洲伙伴共同商讨如何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移动网络制定统一的、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强调，诸如华为等个别供应商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被禁止参与5G建设。

11月29日 为了稳固并重振德国经济和科技水平，保持德国工业在欧洲和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正式公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内容涉及完善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法律框架、加强新技术研发和促进私有资本进行研发投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德国工业的技术主权等。

11月30日 德国社民党举行党魁选举，“亲默克尔”政府的德国副总理兼财长奥拉夫·朔尔茨意外落选。两名新党魁诺伯特·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和萨斯基娅·艾斯肯(Saskia Esken)以53.06%的得票率胜出，将共同以主席身份领导社民党。

12月3日 经合组织公布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2018年度调研数据，德国15岁中学生仅在三个方面的表现都略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部分数据还落后于前几次评估水平。

12月4日 德国弗劳恩霍夫安全信息技术研究所、图像数据处理研究所，以及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应用科学大学联合组建欧洲最大的应用型网络安全研究中心——国家应用型网络安全研究中心ATHENE。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府计划2019年为该中心投入1250万欧元，2026年时年资助金额将增至3700万欧元。

12月6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她任德国总理14年来首次访问此地，并发表演讲并敬献花环。默克尔到访之际，德国方面预期将批准向奥斯威辛-比克瑙基金会提供6000万欧元资金。

12月9日 经季节性调整后,德国10月商品出口总额环比增长1.2%,同比增长1.9%,其中对欧盟成员国出口额同比增长0.1%,对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4.6%。  
10月德国商品进口总额环比零增长,同比减少0.6%。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9年12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弢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mailto:dgyj@tongji.edu.cn)